

然而 Sarinagara

Philippe Forest [法] 菲利普·福雷斯特 著 黄荭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

然而 Sarinagara

Philippe Forest [法] 菲利普·福雷斯特 著 黄荭 译 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然而/(法)福雷斯特著;黄荭译.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4
ISBN 978-7-5321-5290-2

I. ①然… II. ①福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
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0917 号

Sarinagara

Philippe Forest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2004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9-2014-211

责任编辑:夏 宁

特约策划:何家炜

装帧设计:董红红

然而

[法]菲利普·福雷斯特 著

黄 荭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20,000 插页 2

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90-2/I·4192

定价:29.00 元

露の世は
露の世ながら
さりながら

露水的世
虽然是露水的世
虽然是如此

——小林一茶

目录

楔子

- 一 巴黎
- 二 诗人小林一茶的故事
- 三 京都
- 四 小说家夏目漱石的故事
- 五 东京
- 六 摄影师山端庸介的故事
- 七 神户

译后记

浮生一梦，然而……

楔子

在日文中，*sarinagara* 的意思差不多就是：

然而

这五个音节出自小林一茶最著名的一首俳句的结尾。它们的读音是：

tsuyu no yo wa

tsuyu no yo nagara

sarinagara

逐字去译，这首诗的十七个音节说的是：

露水的世

虽然是露水的世

虽然是如此^①

但另一种不那么追求形似的翻译写得更为简单：

① 延用周作人 1925 年《雨天的书》(唁辞)一文中对该诗的翻译。——译注(若无特别说明，本书脚注均为译注。)

然 而 .002

我知道这世界
如露水般短暂
然而然而

接下来的整部小说，它对生活的所有言说，对我而言，
仅仅就在于最后重复的这个词：

然而

—

巴 黎

终于所有的回忆都淡忘了。之后留下了一个个梦。既然从此只剩下梦，我们便把生活的烦恼托付给它。

很快，我将回想不起所有一切，一切除了这个我每晚一睡下就会回来的故事。它成了我最清晰最古老的回忆。那或许可以追溯到四五岁的时候。夜降临了，房间的黑暗越来越厚重，我闭上眼睛，一切又重新开始。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，我离开了房子。我踏上去学校的路，或者是通往花园的路。一切都很冷清。巨大的、神奇的静谧停歇在世界之上。在白天殆尽，暮色苍茫中，我走了很久很久，但一点也不累。我享受着这份极度的轻盈和我走过身边万物时的从容。我穿过城市：楼房灰色的门面给人一种迷失在天空的印象，巨大的楼梯旋转着通向虚空，就像沾染了辉煌宫殿的幻影。远处，依稀是铁青色的运河，水池和泉水静静地为它供水，运河的深处倒映着一座座巨大的拱桥。

太阳还在照耀，但已经照不见影子也没什么热度了。我小心地不走出我的街区的边界，但街区变得很大，大得可以容下世界无法想象的全部空间。什么人也没有。我丝毫认不出周围的一切。我一直向前走着，越发深入一个寂静而无休止的仙境中心。我发现的新景象越发滋长了我的困惑。我无法指出家的方向。我明白自己是到了世界真正的尽头，而在那儿，一无所有。永远我都找不到归途了。

我彻底迷路了。在梦中，我知道无边的忧愁、无底的绝望在那一时刻一定会狠狠地折磨我。我权衡着自己作为迷路孩子的悲惨境遇，但不管怎样，我觉得有一份巨大的宁静栖息在我身上。我感到自由，这份忧伤的自由在我就像是一种我不想舍弃的眩晕感，多亏了它，我听任自己带着感恩之心，从容、快乐地迷失。

整个梦境都沉浸在同一种颜色里，但奇怪的是这一颜色，这种颜色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。可能它和某种“黄色”相仿。而且，我根本无法准确地去说明它，更不能去描绘它。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（质地？着色？）非常难以捕捉的特点，不易觉察地表现出所有色差，绿色、灰色、蓝色、红色，并不是一种颜色接一种颜色地交替更迭——绿色依然是绿色，蓝色依然是蓝色，等等——而是赋予它们一种相同的、模糊的虚幻神采。或许更多的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光泽，一种固有的、特别的、闪烁的韵味，而不是一种颜色，就像这个梦的世界所固有的飘忽的磷火，把世界包裹在它那一抹深海的、沉寂的透明里。

那情景，所有的光线都像是假的。它所营造出来的不是一种真正的颜色，因为它只附在其他颜色之上——并不真正改变颜色本身——它向我表明我所经历的一切都属于梦境。只有它告诉我，事实上，我所置身其间的这座城市并非我的城市，我并不是完全迷失，很快梦会醒来，在街角拐进去的下一条巷子会把我直接带回普通夜晚的黑暗之中，在我的房间，在我的床上，在我的家里。作为孩子，我始终记挂的就

是这一回去的许诺。我无法确定它切切实实让我感到欣慰，抑或相反，它让我陷入一种更深的忧郁之中。

有时候，我孩提时候的梦就这样绵延不绝。某些夜晚，故事并不是在空白中结束。它不是悬而未决的。还有后续。在陌生的城市，沿着各式各样的楼房漫游了很久之后——这些楼房说不出有多么庞大，门面有多么奇怪——，做梦的孩子在一条街上停下来，突然发现随意的脚步竟然把他带回到自家的房门前。他推开大楼的铁栅栏，在黑暗中爬上一级级灰蒙蒙的楼梯，停在最后一级台阶上，站在屋檐下公寓的入口前面。他的小手打着门，打在木头上的声音在空房间里回荡。回声那么悠长，那么深邃，让人忍不住去想门的另一边存在着一个未知而荒凉的世界。

接着，孩子等了很久，心在胸膛跳得厉害。有几次，一个陌生女人给他开了门，在她的身影后面，他看到长长的走廊，之后是客厅，房间，最后在房间的尽头，透过窗，苍白的黄色阳光照进来，天空和天空下面，城市。但一切都变了，孩子什么也找不回来，这座房子不再是他自己的房子。另外几次，是他父母给他开的门。他们用一种残酷的、惊讶的眼神看着孩子，一点也不相信他回来的事实：站在他们面前的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，那个孩子失踪了那么久，以至于他们已经忘了他脸庞的轮廓、他的嗓音、他的名字，最终忘了他的存在。不管夜晚把剧本编成什么模样，一动不动站在打开的房门口的孩子明白，在他过去生活过的世界里，从今以后再没有他的任何位置，他仿佛已经成了一个细小的、可怜的

幽灵，游荡在染了他被永远排挤出去的生活的虚无色彩——忧郁、透明，滑向傍晚没有质感的黄色之中。

一年年过去。我忘了是多少年。在梦中我没有停止前进。现在我老了，我意识到这个梦无动于衷地把我引到一个一望无垠、巨大的遗忘之国的中心。我以为跟随存在的轨迹，确信我惟一的意愿会有所进步，每一次都把我带到更远一些，以为自己一直都在笔直地向前。但每一步向前的步子都是往边上偏离的步子。所以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，我已经任凭自己滑到边缘，失去控制，注定要漂泊，割舍一切。慢慢地，我见到了所有我热爱的人离我而去，留我孤身一人，茫然无措。

就这样，我到了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。说它没有名字是一种虚假而取巧的做法。事实上，这个地方有过很多不同的名字，景观常常很相似。在我稚嫩的童年，它通常像一个学校操场或一个大花园。后来，许多夜晚沉睡在它之上：无边的自由之夜，在那里人们不再期待人生的任何东西，冷清的街道和无眠的房间，就是夜晚。后来，我离开了，换了几次地址，城市，国家。到现在，地球上已经不再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把它称作：我的家。

梦的特性在于它最终都会成真。通常情况下，它们实现的方式是无法预知的，要拖上很久很久。因此，首先必须先忘却。应该彻底清除所有的痕迹，任何往昔之想都必须荡涤干净。空无一物，这很好：翻掌之间颠覆了世界，梦才会从徒然地积压在它身上的生活琐事中被释放出来。只有那时候，

梦中的世界有时才会突然出现在做梦者的眼前：年轮错转，你以为不再记得了，而某一天，目光触及的景致竟然是说不出的熟稔。但要确切去说，却又不知何处似曾见过。一切都是未知的，奇怪的。但又是无从解说、至高无上的，一份确信就在那里，就在眼前。你在心中找到了那抹非常确切的往昔的“黄色”，曾经湮灭了，如今又把你带到那个地方，最终一切又重新开始。

“似曾相识”的感觉不是别的，恰恰在于：整个的一生，每个人都在孩提时分就梦见过了，这就是为什么，在所有经历过的事件发生之前，总有什么东西在暗示我们，那些事我们早就已经见识过了。每一个新的经验都不过是来验证脑海中某一个古老的故事：很久以前，在暗夜中说给自己听的故事。的确应该如此。如果不是暗地里早就意识到了什么，我们的心灵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如何能承受令人心烦意乱的场面而不被彻底击垮？童年那些无休无止的重复的梦境对生存而言是必不可少的：就像是对不可避免却总要到来的虚无的一种学习。或者不如说：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。成年人的生活，不过是孩子一个古老的梦的延续，不安地，在岁月无情的黎明慢慢变得索然无味。

我开始旅行，遥远而不同的目的地，最好是去地球的另一端。这些远行都有一个我不愿意对自己承认的目的。我没想象过自己能找到一位爱人，一种陪伴——我的疯狂还没到这份上。我只是在找寻一个启示。我对自己说，在地球的另一边，我肯定能找到一直躲着我的启示，它将填补我在自身

感受到的空虚。因此，我在期待一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神谕。孩提的梦成真了。我完全迷失了。但我的这份迷惘，如果我仔细想一想，是有益而熟悉的，因为我发现它和我昔日梦中的感受完全一样。这么一来，我人生漫长而荒谬的偏离又把我带回最古老的记忆中去了。为了这个，必须经历一定数量的别离、心碎，偶然、不可能、不可思议的意外，然而最终，我回到了这个最真实的梦中，它成了我记忆遥远的谷底。

到了哪儿都不是的所在，我忽然发现自己竟然是在自己家里，在这一没有内容、没有限制的自由里怡然自在，作为从夜晚的虚无中醒过来的孩子，这让我感到一种无法理解的眩晕。有天空和海洋，穿过森林大山没有尽头、深邃的道路，机场让人昏昏欲睡的热气，在世界的一片蔚蓝面前苏醒，最后是这一份无论谁从此以后都会感到麻木的质朴的诗意。但是在我参观过的所有陌生国家里，同一种“似曾相识”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。孩提时候梦中的城市如今和整个宇宙混淆在一起，无论我把目光投向何方，到处我见到的都是它的模样。

一切总是这样开始：当我确信已经触到了谷底，已经彻底结束了这一让人疲倦的思想、激动和感情的纠缠，什么都不再热衷，就算有，那也只是对自身的空虚的热衷。我到达了人生确定的一个阶段。对此，有各式各样的理由，我已经在我的书中谈论过了，女儿的死和我自己执著要付出的徒劳的努力萦绕着这些书，努力去忠实于我本该在一开始就明白

的那一直会把人引向无意义的体验。写作成了我离开、在大白天消失的方式。我成功地做到了。超出了我所有的希冀，我竟然做到了。世上再没有什么地方让我感到我的人生还有所期待了。

是的，我完全迷失了，在时空里彻底失落了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一座表面上浮满世界符码的迷宫渐渐成形，在那里，无论哪个地方都等同于所有其他地方，一样的无足轻重。所有的形象都瓦解了。我在无形的中央看到了自己。这就像是一种温柔又焦虑的幻觉。然而，放任自流给了我许多快乐。我发现自己摆脱了所有义务，卸下了所有债务，让每次都新鲜却无谓的事物变得轻飘飘的。我又找回了我的梦。我独自一人在虚无的中心，它包含了整个世界。一切都有待重来。无论在何处。

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开始创作这部小说。我唯一的念头就是，如果不去证实它，那么我就会再次陷入写作的有些可耻、毫无意义的努力之中。我已经到了尽头。这一情形已经持续了有五年之久。我就像是一个把所有赌注都押在一个数字上的赌徒，却对把全部身家都押在赌台上表现得几乎无动于衷。我想换换地方，为了摆脱自身的痛苦，结果却在别处也体会到了痛苦，如若不然，就是无止境的伤感的深渊。我于是写了这部小说。它是我不经意间写就的：就像人们深入到一个梦里。我想离开，把一切都抛在身后，背对我所生活过的世界。我以为无论哪个故事都会解救我，把我引向远离自我的地方。

